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六

哲宗

元符三年六月

案宋史本紀是月丙申朔

乙巳左正言陳瓘言伏見

龍圖閣待制新知荆南邢恕昨者自謂親聞司馬光所說北齊宣訓事謂光等有凶悖之意遂以其語告於章惇而光及范祖禹等緣此貶竄又以文及甫私書達於蔡確母明氏謂劉摯梁燾王巖叟皆有姦謀而摯等家族幾至覆滅今朝廷赦宥光等盡復其官矜恤之恩徧及存沒則是恕是日之所行不爲陛下之所信也按恕嘗以反覆詭詐得罪先朝昔者抗疏自列之言今可考也恕之得罪於公議固已久矣今寵以華職付以大藩中外沸騰不以爲允伏望特降睿旨原情定罪以協公

議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丁未制邢恕可依前官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均州居

住司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治迹統類云韓忠彥請改撰

下皆知之矣制曰忠讒辨則於內外肅是非公則勸沮行

爾操心傾危雅意附會造為非語上累宣仁既非親聞

又無證佐究其天所自皆出爾之由矧彼於此二入實門

蒙強竄之罪欺天誤國職輕一且翻然遽為讎敵擠奔下

下士借譽引重恩義非輕一且翻然遽為讎敵擠奔下

石敢為虛言可落職罷知荆南授少府監分司西京均

州居住建中靖國元年八月南授少府監分司西京均

邢恕申實錄院狀力辨此事

辛亥殿中侍御史龔夬上殿論蔡京罪狀上甚愠曰夬

所陳皆曾布之語也夬既自辨遂請去自京復留布頗

不自安夬忤上意龔原謂布曰得之外議近習極不樂

有無震主之功而有震主之威之語仍語布以勿與事

且曰韓李皆上親擢尙且退縮何必爾但戢斂必無事

又曰陳瓘親聞上語謂子宣與劉友端嘗共事布曰布帥河東友端作走馬同官三年及其親近未嘗與之接其職事亦無西府干務者修造土木事皆三省所行未嘗有交通之迹布若能與友端交通紹聖元符中作相久矣范純禮亦爲布言上有所涵蓄恐徹簾後必更有所爲布尋問韓忠彥曰外議喧然謂多讒譖上有所毀短否忠彥曰無之布又令弟肇請於忠彥忠彥曰多方以言探試上意恐有所疑卽開陳然終無之又曰昨在外保全及召還皆子宣力何敢隱也布所謂讒譖毀短等語皆指蔡京也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東都事略陳

夫言爲然夫將去位瓘傳御史龔夬言蔡京舉朝廷不以

言者皆與京異議今夬以言京又將罷去殆非祖宗獎

厲言官之意五逐言者謂常安民孫諤

董敦逸陳次升鄒浩也見宋史陳瓘傳

皇朝通志

卷一百一十六

七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六月詔以坊場錢輸內藏案九朝備要云歲以百萬緡為額

七月案宋史本紀癸酉御史中丞豐稷侍御史陳師錫

言臣謹按章惇當國七年竊持威柄禍及天下勇於害

賢敢於殺人臨大變訂大事包藏陰謀發為異議陛下

尚優容之乎祖宗怒惇久矣今付陛下震之上帝怒惇

久矣今命陛下誅之陛下何憚而不果邪翌日師錫又

言惇包藏陰謀發為異議非皇太后聖謀前定則陛下

清明之躬置之何地惇之罪惡莫大於此伏望檢會臣

等劄子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癸巳案續長編卷五百十八載周緯論來春依條賑貸事注云元符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可考今其文已

供二十八日癸巳

甲午左正言陳瓘言按惇獨掌政柄首尾七年隨其喜

怒恣作威福助尊私史則至於薄神宗矜伐已功則至
於累宣仁樂於用兵大開邊隙陝西之民怨矣而進築
不已內府之財竭矣而輦運不休忘祖宗積累之艱輕
朝廷根本之地謂人之怨怒爲當爾謂天之譴戒爲流
俗殺張天悅之徒以箝眾口

案續長編卷五百九注引陳瓘此文以爲張天悅見

紹聖四年閏二月丙戌朔或卽是張天錫或別事當考

廣鄒浩之獄以絕言路天

下震駭人多自危賴宗廟之靈不廷不虞之變幸未發
爾哲宗一於委任何負於惇惇負哲宗乃至於此雖陰
謀密計發於蔡卞而力行果斷惇實主之用春秋誅惡
之法則罪卞可也任扶危持顛之責則非惇而誰

紀事本末

卷百二十

案續長編卷五百九注引陳瓘此疏以爲在元符三年九月九蓋七字之誤今據紀事本末編此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七月朔太后還政案東都事略本紀七月丙寅朔

又云詔范純仁赴闕將以為相純仁已疾聽歸穎昌
案東都事略范仲淹傳子純仁徽宗即位即日遣中
使勞問初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道復右正議大夫提
舉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召
方倚為相而純仁以目疾固辭許還穎昌里

又云熒惑犯房心陳確言星文之變昭示天下已數
日矣惟京師陰雨見之最晚則是遠方之所知而陛
下有所未知也況房心為宋之分野大星乃天子之
位前星乃太子之位今幸未陵犯願陛下預思所以
消禳之案元刻本天子作天
房誤茲依九朝編年備考正

八月乙未

案錢氏朔間考
乙未是月朔也

秘書少監鄧洵武為國史院

編修官從蔡京之薦也給事中龔原葉濤駁奏洵武不

宜濫厠史筆乃令中書舍人徐勣書讀行下

紀事本末
卷百二十

案宋史龔原傳云徽宗初原除給事中時除郎官五人
皆執政姻戚悉舉駁之又論郝隨得舉不宜居京師鄧
洵武不宜再入史院東都事略徐勣傳云勣為中書舍
人修神宗正史勣言元祐史官范祖禹等多主司馬光
記事至紹聖之際蔡京兄弟又用王安石日錄各為之
說正史所以久不成書者良由史官好惡異同也今史

臣修正史宜悉取當時輔相之家記錄以參校得失則
一代大典可信矣
宋史徐勣傳亦載此疏以為除翰林
學士時所上東都事
略繫於為中書舍人

壬寅左正言編修國史陳瓘言山陵使章惇奉使無狀
以致哲宗皇帝大升輦陷濫不前霧宿於野願速降指
揮先次罷惇職事免其朝見別與差遣以稱陛下厚於
泰陵之意然後降出臣僚前後章疏別議典刑紀事本末卷百

二十一案
宋史本紀壬寅葬哲宗皇帝於永泰陵宋編年
通鑑云葬哲宗於永泰陵靈駕發引至鞏縣遇兩山陵
使章惇先就幕次大昇輦陷於淖中臣僚不
復隨從自旦至夜二膳不時進竟霧宿野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八月蔡京請作景靈西宮以
奉神宗廟今乃在西不合禮經卒不能易案宋史本紀
左宗廟今乃在西不合禮經卒不能易案宋史本紀
係八月庚子乃在西不合禮經卒不能易案宋史本紀
則經始於十月甲子斯經始也蓋八月庚子乃蔡京奏準之
日至十月甲子斯經始也蓋八月庚子乃蔡京奏準之
徽宗即位八月建景西宮奉神宗於顯承殿為館御
之首建哲宗神御殿於西以東偏為齋殿靖國元年

九月改顯承殿為大明北有殿曰欽儀以奉母后西
則為重光殿以奉哲廟後又改欽儀為坤元九朝備
要云初景靈宮神宗未嘗有館御而居英宗之後殿及
哲宗崩又無以處之蔡京言若為宮東迫民居難展
宜即其西對御道立西宮首奉神宗東迫民居難展
之右僕射韓忠彥以下亦請立西宮以奉神宗詔恭
依且命五戶部尚書李南公總其役右正言陳瓘言其
不可乃在西不蓋國之神位左宗廟故神宗建原廟於左
而鳥雀不敢棲今即其基則非其地也大理寺殺氣盛
不動民居而大理與軍器監及元豐庫儀鸞司皆遷
於他處則彼亦有民居不知遣幾家而後可就也
神考以祖宗神御散在寺觀故合於一宮今乃析為
兩處則鸞輿既變且久不宜輕動也夫孝貴甯神自奉
安於顯慶殿既變且久不宜輕動也夫孝貴甯神自奉
論京之矯誣卒不能易宋史豐稷傳云哲宗升祔議
功臣配享稷以為當用司馬光呂公著或謂二人常
得罪不可用稷曰止論其有功於時爾如唐五王豈
非得罪於中宗何嫌於配享崇甯元年詔蔡確配享
哲宗廟廷見長編原注建炎中以司馬光配享哲宗
廟廷見宋史
又云出內庫金帛助邊案宋史本紀辛
丑出內庫金帛二百萬糴陝西軍儲

九月甲子朔左僕射章惇上表乞罷政詔答不允是日

惇留身請去徑出居僧舍翌日復上表又答不允遣中

使押入復徑出上謂輔臣曰朕待惇如此於禮貌不為

不至僉曰恩禮誠過厚又曰惇乞越州當與之曾布曰

唐李瑋事政與惇相類初罷為太常卿再貶浙西及昭

州上曰然又曰朕不欲用定策事貶惇但以扈從靈駕

不職罪之餘事候有人理會復議行遣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

辛未特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申國公章惇罷尚

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依前特進知越州仍故辭謝事

本末卷百二十一案宋編年通鑑云侍御史陳次升言章

惇自登揆路任私害物奉使山陵措置乖謬於是惇乞

罷政命以特進知越州踰月中書檢會確竝臣僚上言

云惇編類章疏看詳訴理受禍千餘家凡士民暗昧言

語加以刃格釘手足剝皮膚惇責授節度副使在十月丙

申又為李清臣所劾也

甲戌左正言陳瓘為右司諫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

司諫左右字互誤當據此正本傳又云瓘議論持平務

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晦昧之過當云人主

託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

聰明惟極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舉

己卯右司諫陳瓘言向宗良兄弟交通賓客漏洩機密

陛下知之乎皇太后知之乎又曰皇太后不待耐廟果

於還政事光前古名垂後世陛下所以報皇太后者宜

何如哉臣恐假借外家不足以為報也又曰宗良兄弟

依倚國恩憑藉慈廕夸有目前之榮盛不念倚仗之可

畏所與遊者連及侍從希寵之士願出其門裴彥臣無

甚幹才但能交通內外漏洩機密遂使物議藉藉或者

關通未有禁戒故好事之人得以益傳耳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九

宋編年通鑑載陳瓘此言又云太后聞之怒至哭泣不食上再拜乞瓘而怒猶未解左右近習或請擢蔡京執政庶可解太后之怒羣臣皆莫敢言乃以瓘添差監揚州糧料瓘日復有旨除瓘無為軍今攷紀事本末監揚州糧料為庚辰日知無

為軍乃在丁亥非翌日也

庚辰上批陳瓘累言皇太后尚與國事其言多虛誕不

根可送吏部與合入差遣三省請以瓘為郡上不可乃

添差監揚州糧料院瓘初不知被責復求翌日案宋編年通鑑

無翌日見上閣門不許瓘即具以劄子繳進案宋編年通鑑無以

二字字備要作瓘其一再論景靈西宮其二論章惇罷相制

即以其劄子其四皆指陳蔡京罷罪惡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九

所稱國是其三其四皆指陳蔡京罷罪惡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九

罷字蓋涉下文罪字而衍宋編年通鑑無此字東都事略本傳云瓘於門外繳四奏並明宣仁誣謗修實錄建西京等事按瓘所繳四奏一論景靈西宮已附注於八月一論國是亦附注於四月其三其四論蔡京疏具詳

月一論國是亦附注於四月其三其四論蔡京疏具詳

初與其弟俱在朝廷導贊章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
謀畫停則果斷大力且謀臣贊章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
專主私史惇於此時因委惇不疑下於此時假繼述之說
以石之聖惇過於神考以合其弟又推定明之功京則盛推
仁以此合章惇官常安民孫履攻其有助下之明策之功京實贊之
當此排陷言惇為姦黨而孫不謂董敦逸陳次升亦因論京
協力此節上副聖知京又因得其罪從而擠之利勢是以七年
身徇節害言者掩朝廷之耳日成私門之利勢是以七年
絕人皆所改臣請略指四事自忝遂使當時所行路皆
爲今之簿神改臣請略指四事自忝遂使當時所行路皆
也蔡卞之罪豈殊科一既黜其留人矣兄弟同朝議京之
應以事無異議罪也那科一既黜其留人矣兄弟同朝議京之
訓之語究治一事也那科一既黜其留人矣兄弟同朝議京之
梁燾等皆蒙敘復京嘗奏疏請誅滅等家司馬其罪矣宣
言則所以累宣仁復京嘗奏疏請誅滅等家司馬其罪矣宣
之在京則留之其可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
天之靈乎此天之下所以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
之功追王珪王珪亦自謂元豐末命京於此時禁制宣
攜劍之內欲斬王珪王珪亦自謂元豐末命京於此時禁制宣

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今陛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是
以惇之貶珪爲非也在惇則非之在京則留之如是惇
有詞矣珪有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章惇之
初篤信京卞傾心竭意隨此二人假繼述之說以行其
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九月卞爲執政於
是京始大怨而與惇絕矣自今觀之京之所以與惇絕
者爲國事乎爲己事乎然京之所以語人者曰我助惇
而我惇不聽也我故絕之我教卞而卞不從也我故怒之
我與弟卞不相往來久矣我緣國事今與愛弟不相往
來而況於惇乎臣竊料京之所以欺陛下者亦必以此
言也何以驗之卞之赴江甯也京以往餞之期親遠行法
當賜告而京之終不敢以牒問門者初以妹行爲請法不許
也遂請朝假終不敢以弟卞爲言雖在朝假而日至國
門之外京之動靜如此卞即不知其議國事皆得其實乎此明
主之所宜察也且兄弟同朝共議國事自無不相往還
之理假使不相往還豈人倫之初以用賢去邪爲天下之
議京者四也陛下無忌憚陛下必欲留京於朝者其故何哉
蒙蔽欺罔曾無忌憚陛下必欲留京於朝者其故何哉
臣知陛下聖意本無適莫而京之所以據位希進牢不
可拔者蓋其韓忠彥曾布不能爲國遠慮輕率自用激
成其勢故也京卞同惡天下所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
公議則顯正二人之罪何難而出之太原雖加以兩學士
保於自用於是託於謀帥而難出之太原雖加以兩學士

之職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進擬之時必有不情之奏
奇設策不由誠心二聖安得而無疑公議亦以爲未
允及京之留布復爭辨再三之潰無以取信相激之勢
因此而成陛下進賢退邪法則堯舜然而天下之心皆
疑留者以忠彥等去之意者以京之道故也去之不以
復留者以忠彥等去之意者以京之道故也去之不以
則留之者生於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此
分矣且自京下用事以來牢籠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
得美官者不下數百人其閒材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
誠不爲少彼皆明知京下負國欲洗心自新舍去私門
顧朝廷未爲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人
者皆指爲蔡氏之黨若京去朝廷則此數百人者皆
朝廷之用所以消合朋黨廣收人才正在陛下果於去
京而已此非臣之臆說乃神考已用之術也熙甯之末
王安石呂惠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爲兩黨神考患
之於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之後不復用此兩黨人而
兩門之士則皆兼取而竝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初有
王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用此術耳今
陛下留京於朝廷而欲收私門之士是猶不去李昇錢
鏐而欲收江浙之士也不亦難乎然則消黨之術惟在
去京而已今京關通交結其勢益牢廣布腹心其謀私
計羽翼成就可以高飛愚弄朝廷有同兒戲陛下若不
早寤漸成孤立後
雖悔之亦無及矣

先是御史中丞豐稷殿中侍御史

陳師錫言臣謹按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資政殿學士知
江甯府蔡卞姦邪狠愎兄弟同惡迷國誤朝爲害甚大
卞雖去位尙竊峻職玷名邦京偃然在職謂朝廷無識
其姦日夜交納內侍戚里以覩大用中外見陛下容忍
留京咸謂果有大用京之意又曰況京好大喜功銳於
改作若果大用必須妄作變亂舊政天下治亂自此分
矣祖宗基業自此隳矣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治迹統
類云初豐稷入對學士承旨蔡

京於殿陛間揖稷曰天子自外服召公爲中司今日必
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遂論京姦狀至是與侍
御史陳師錫共言京卞兄
弟同惡迷國誤朝不報

辛巳稷等對又言陛下持萬乘威權何憚一蔡京不能
去無乃爲聖母有主張之意乎當紹聖元符閒章惇蔡
卞竊弄威權殘賊忠良陷哲宗於有過之地廢元祐皇

后於瑤華宮京皆有力考其罪惡不下惇卞皇太后不

盡知萬一知之豈肯容留惇卞之惡賴陛下神明之斷

授之外服雖典刑未正頗快中外京猶泰然在朝有自

得之色忠臣寒心良士痛骨非自愛而憂之蓋為陛下

憂為宗廟憂為天下賢人君子憂案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論蔡京姦狀

既而陳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稷語陳師錫曰京在

云師錫拜殿中侍御史言京援引死黨去翰林陳師錫傳

武內行汚惡搢紳不齒豈可滓穢史筆向宗回宗良亦

陰為京助是皆國之深患帝曰此於東朝有礙卿為我

處之對曰審爾臣當具白太后遂上封事言自昔母后

臨朝危亂天下載在史冊可考而知至於手書還政未

有茹聖母退抑謙遜真可為萬世法而蔡京陰通二向

妄言宮禁預政以誣聖德不可不察俄改考功郎中師

錫抗章言曰臣在職數月所言皆當今急務若以為非

陛下方開納褒獎若以為是則不當遽解言職如蔡京

典刑未正願受竄貶於

是出知願廬滑三州